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七卷

1837年—1848年1月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 编译局 编译
中共中央 列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邓仁娥

装帧设计:尹凤阁 王师颀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罗世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七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

ISBN 7-01-003676-4

I. 马… II. 中… III. 马恩著作-全集 IV. A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7831 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AKESI ENGESI QUANJI

第四十七卷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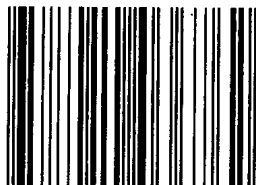
2004 年 7 月第 2 版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25.75 插页 12

字数:637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01-003676-4 定价:52.00 元

ISBN 7-01-003676-4



9 787010 036762 >

凡 例

1. 正文和附录中的书信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所有书信均加有序号。

2. 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

3. 在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4. 未说明是编者加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

5. 《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地名索引》、《名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前 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部分为书信卷,包括第47卷至第60卷,收入了留传下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书信和他们给别人(包括团体、机构)的书信。

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是他们的文献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书信是个巨大的思想宝库。这些书信内容极为丰富,涵盖面十分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军事、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领域,其中许多精辟的见解、深邃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的补充、丰富和发展。不少书信对某些重大理论问题作了新的探索,提出一些有待进一步发挥的闪光思想,具有独立的理论价值。他们的书信是他们对无产阶级锻造理论武器的思想实验室。在书信中他们通过交流思想、沟通信息、切磋讨论不断提出新思想新观点,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科学理论。这些书信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他们的书信是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有关他们生活和斗争的绚丽多彩的画卷。这些书信展示了他们刻苦勤奋的学习精神、崇高的理想抱负、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对反动制度的深恶痛绝、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深切同情、对错误思潮的鲜明立场和透彻剖析;还展示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情趣爱好、亲情友情、对同志的关爱,特别是他们患难与共、终生不渝的伟大友谊。这些书信是研究他们生平、活动和事业的最

珍贵的资料。

本卷是书信部分的首卷,收入 1837 年至 1848 年 1 月底以前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他们在 1844 年 8 月巴黎会面并开始合作以前的书信,分别收在本卷第 1、2 部分;1844 年 8 月至 1848 年 1 月的书信收在第 3 部分;附录收入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父母等家人给他的信。

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各自的途径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开始合作制定唯物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在工人运动中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参加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工作。本卷书信反映了他们在这时期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

本卷第 1 部分收入 1837 年至 1844 年 8 月 11 日马克思写的 21 封信。第一封是马克思 1837 年 11 月 10—11 日写给他父亲亨利希·马克思的信,这是保存下来的惟一一封马克思在大学生时代写的家书。它同本卷附录中的马克思父亲的来信一起,生动地展现了求知欲旺盛、刻苦攻读、“专心致志于科学和艺术”(见本卷第 6 页)的年轻大学生形象。这封信也反映了马克思在选择专业上的独立思考精神。他本遵从父亲的愿望攻读法学,但在深入研究过程中感到法学研究需要借助于哲学,因而“首先渴望专攻哲学”(见本卷第 7 页)。从信中看出,他先是研究了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但没有解决他在研究工作中的困惑,于是他转而研究黑格尔哲学,从黑格尔辩证法中寻找正确方法。他在养病期间研读了黑格尔的全部著作和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并接触了当时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很快成为该派“博士俱乐部”的积极成员。

1842—1843 年马克思写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反映了马克思开始从事政论工作、为《德国年鉴》、《莱茵报》等报刊撰稿和任《莱茵

报》编辑期间与书报检查机关进行斗争的情况。这些书信表明了马克思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坚定立场和革命民主主义倾向。在大约1842年8月中—9月下半月给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的信和11月30日给卢格的信中,马克思批评了空谈“自由”、空谈理论的柏林“自由人”,表明了他开始同青年黑格尔派决裂。马克思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见本卷第42页)。他还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见本卷第35页)。在1843年1月25日给阿·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叙述了《莱茵报》被普鲁士反动当局查禁的前因后果以及他打算去国外创办一份新的革命刊物即《德法年鉴》的计划。

马克思在1843年3月、5月和9月给阿·卢格的三封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信,对普鲁士君主政体、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和严厉批判,揭露了专制制度的本质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非人化”(见本卷第59页)。他在信中提出了“我们必须彻底揭露旧世界,并积极建立新世界”(见本卷第63页)的战斗任务。1843年9月的信不仅表明了马克思对于创办《德法年鉴》这项事业的坚定信心,还阐明了这份期刊的性质、任务和办刊方针。为了解决“往何处去”的问题,他提出“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见本卷第64页)。在《德法年鉴》筹办期间,为争取德国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费尔巴哈为杂志撰稿,马克思于1843年10月3日致信费尔巴哈,建议他给创刊号写一篇评论谢林的文章。马克思在信中指出,“对谢林的抨击就是间接地对我们全部政治的抨击,特别是对普鲁士政治的抨击,谢林的哲学就是哲学掩盖下的普鲁士政治”(见本卷第69页)。但费尔巴哈没有接受马克思的建议。

本卷第2部分收入了恩格斯1838年7月至1844年4月初写的59封信。这些书信大部分是他在不来梅一家大商行当实习生时写给母亲、妹妹和同学格雷培兄弟的,还有几封是在柏林服兵役期间写给卢格和妹妹的。

不来梅时期是恩格斯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在留传下来的这些书信中,一个栩栩如生的青年恩格斯跃然纸上。他朝气蓬勃,热情豪放,幽默乐观。他才华横溢,情趣广泛,多才多艺。他如饥似渴地刻苦攻读,对历史、哲学、文学、诗歌、音乐、神学等各类著作广泛涉猎。他有非凡的外语才能,能用多种外语写信和阅读各种外文书报,从中吸取知识和养料。

从这些书信可以看到,当时恩格斯热衷于文学、诗歌。他阅读了大量富有启蒙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还试写了一些诗歌和诗剧。当时一个进步的文学派别青年德意志对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影响。青年德意志派的自由民主思想深深吸引了恩格斯,促进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他在1839年5月24日—6月15日给威·格雷培的信中称颂该派的主要代表白尔尼是“为自由和权利而斗争的伟大战士”(见本卷第177页)。他赞赏青年德意志派关于实行立宪制度、人民参与国家管理、取消一切宗教强制、取消一切门阀贵族等等的“时代观念”。他在先前的一封信中曾说:“我应当成为青年德意志派,更确切地说,我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青年德意志派了。所有这些本世纪的观念使我夜不能寐,当我站在邮政局前,望着普鲁士国徽时,就浑身充满自由的精神;每当我拿起一份杂志阅读时,就感受到自由的进步。”(见本卷第139页)但他不赞成青年德意志派的那些悲伤厌世的论调和华而不实的空谈,认为它们已经“陈腐不堪”。他在信中抒发了对人民悲惨处境的深切同情,表达了对普

鲁士专制制度的极端憎恨。他在 1839 年 7 月 27 日给弗·格雷培的《德意志的七月的日子》这首诗中预言：“如今风暴自法兰西刮来，掀起人民大众汹涌的怒涛，你们的宝座像小舟在风雨中飘摇，你们的权杖即将失掉。”（见本卷第 196 页）

从这些书信还可以看到，随着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恩格斯转向对宗教的批判。为了清算家庭和学校给他的宗教影响，他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在 1839 年 7 月 12—27 日写给弗·格雷培的信中说：“你在你的信仰中就像躺在温暖的被窝里那么舒适，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为了了解有无上帝这个问题而不得不进行的斗争；你不了解一个人随着最初的怀疑而开始感觉到的那种负担即旧信仰的负担何等沉重，他必须决定是维护还是反对，是承担还是摆脱旧信仰”（见本卷第 194 页）。在他与旧信仰决裂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的大卫·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起了重要作用。他在 1839 年 10 月 8 日给威·格雷培的信中说，施特劳斯“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永别了，宗教信仰！——它原来就像海绵一样漏洞百出。”（见本卷第 205 页）他还揭露了圣经教义的反科学本质，批判了那些企图使科学服从宗教或者为维护宗教而牺牲科学的言行。在施特劳斯的影响下，他不仅与宗教信仰决裂，而且转向研究黑格尔哲学。他在 1839 年 11 月 13—20 日给威·格雷培的信中说：“我正处于要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刻。我能否成为黑格尔主义者，当然还不知道，但施特劳斯帮助我了解了黑格尔的思想，因而这对我来说是完全可信的。何况他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本来就写出了我的心里话。”（见本卷第 224 页）他钻研黑格尔的著作，是要“汲取这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中的主要内容”（见本卷第 228 页）。

恩格斯 1842 年给阿·卢格的三封信是在他参加了对谢林的批

判并在德国进步思想界赢得声誉之后写的。他在信中表达了他不满足于已有成就而要继续提高自己学术水平的决心。他在信中说：“我决定在一段时间里完全放弃写作活动，而更多地进行学习。原因很清楚。我还年轻，又是个哲学自学者。……现在我认为我的义务是学习，我要以更大的兴趣继续学习，去越来越多地掌握那些不是先天赋予一个人的东西。”（见本卷第 301—302 页）

本卷第 3 部分收入了 1844 年 10 月至 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的 58 封信，其中 21 封是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书信，主要是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其余是马克思恩格斯给别人的信。这些书信反映了 1844 年 8 月他们在巴黎的历史性会见后为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为实现革命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创建无产阶级政党而展开的广泛活动。

从这一时期的书信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把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视为最紧迫的任务。恩格斯在 1844 年 10 月初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作为二者的必然继续用几部著作加以阐述，一切就仍然处于半睡半醒状态，大多数人还得盲目地摸索。”（见本卷第 320 页）在 1845 年 1 月 20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他又说：“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部较大的著作，以便向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不能独立胜任的知识浅薄的人提供必要的依据。”（见本卷第 336 页）《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等著作就是他们为实现这一任务取得的重要成果。书信提供了有关这些著作的许多背景资料；这些著作的写作和出版情况，对书中涉及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评论，对当时工人运动状况和学术界状况的分析，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在 1846 年 12 月 28

日写给伊·卡·安年科夫的一封长信,信中详述了他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的批评意见。这封信的内容十分丰富,可以被视为《哲学的贫困》一书的纲要。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未能实现的写作计划。例如,马克思为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1845年计划写作《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还同出版商列斯凯签订了出版合同。但他在研究过程中认识到,要使人们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新思想,必须先阐明唯物史观。于是他放下这部著作的写作,开始写《德意志意识形态》。他在1846年8月1日给列斯凯的信中说:“在发表我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迄今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为了使读者对于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经济学观点有所准备,这是必要的。”(见本卷第383页)这部著作虽没有写成,但留下了一些重要的笔记。恩格斯在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过程中曾计划写一本有关英国社会发展史的著作和一本批判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关于保护关税观点的小册子(见恩格斯1844年11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为了批判地吸收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成果,恩格斯与马克思商量,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些优秀著作译成德文并加上批判性评论,编成一套《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见恩格斯1845年2月22日—3月7日和3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这些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已反映在他们发表的其他著作中了。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中我们还看到,他们努力使自己的理论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思想和组织准备。成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就是他们的一个重要举措。1846年5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在写给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信中说明了“这

种通讯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使外国人了解德国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向德国国内的德国人报道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意见分歧,交流思想,进行公正的批评。这是以文字表现的社会运动为了摆脱民族局限性而应当采取的一个步骤”(见本卷第 366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成为联系英、德、法等国通讯委员会的中心。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威廉·沃尔弗 1846 年 6 月 15 日给古斯塔夫·克特根的信中,从恩格斯 1846 年 8 月 19 日自巴黎写给马克思的信以及恩格斯 1846 年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 3 封信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中开展工作的详细情况。他们通过广泛的国际通讯,宣传了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批判了工人运动中的错误思潮,壮大了共产主义者队伍。

在当时的工人组织中魏特林主义、蒲鲁东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影响较大,马克思恩格斯为清除它们的影响作了不懈努力。他们的一些书信反映了这方面的活动。例如,恩格斯在 1846 年 9 月 18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和 1846 年 10 月 23 日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中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兜售的蒲鲁东的协作社计划,并详细介绍了他在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中同格律恩分子激烈争论的情况。在争论中,恩格斯严厉批判了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揭露了他的假共产主义面目,从而使大多数与会者接受了恩格斯阐明的共产主义者的宗旨:“(1)实现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共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见本卷第 423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自己的积极活动,对正义者同盟成员和同盟在伦敦的领导人卡尔·沙佩尔、约瑟夫·莫尔和亨利希·鲍威尔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确信同盟的领导人开始接受他们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并同意把这个理论作为同盟的指导思想之后,于1847年1月加入了同盟,并同意参与同盟的改组。同盟在1847年6月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同盟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大会。马克思因经费困难没有出席(见马克思1847年5月15日给恩格斯的信)。在恩格斯和威廉·沃尔弗等人的努力下,这次代表大会将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大会通过了同盟章程草案和由恩格斯起草的同盟纲领草案《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提交同盟各支部讨论。从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活动。1847年9月14日之前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致伦敦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的摘录,反映了马克思对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提交讨论的章程草案和纲领草案的修改意见。恩格斯1847年10月25—26日给马克思的信,叙述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在巴黎讨论纲领草案和章程草案的情况。恩格斯在1847年11月23—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与马克思相约一起出席定于11月29日—12月8日在伦敦召开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介绍了他为同盟草拟的新的纲领草案即《共产主义原理》的大致内容。他还建议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同盟纲领写成《共产主义宣言》。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受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起草了一个准备公布的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即《共产党宣言》。

本卷附录部分收入了马克思的父亲、母亲等亲人写给马克思的20封信和燕妮在与马克思结婚前和结婚后写给他的11封信。这些书信有助于了解青年马克思的大学生活和父母对他学习和生活的关

怀,也有助于了解马克思与燕妮之间的情真意切的爱情和家庭生活。

本卷收入的书信,绝大部分曾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40和41卷,少数发表在第1、4、42和50卷。本卷新收入了8封书信:第1部分中的1837年10月10日或1838年马克思写给阿道夫·鲁滕堡的一封信;第2部分中的1838年7月26日和8月11日恩格斯写给他母亲伊丽莎白(爱利莎)·恩格斯的两封信;附录中的1838年5月10日和1841年9月13日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写给马克思的两封信,1838年10月22日和1840年5月9日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马克思写给他两封信以及1841年3月之前马克思的姐姐索菲娅·马克思写给他的一封信。本卷收入的所有书信,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3部分第1卷,1979年历史考证版第3部分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年鉴》第1、3、4和13卷,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研究》第1辑翻译或重新校订的。

目 录

前言 1 1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1837年11月—1848年1月

第一部分 马克思书信

1837年11月—1844年8月

1837年

1. 马克思致亨利希·马克思(11月10—11日) 5 17
2. 马克思致阿道夫·鲁滕堡(1837年或1838年10月10日) 18

1841年

3. 马克思致卡尔·弗里德里希·巴赫曼(4月6日) 19 20
4. 马克思致奥斯卡尔·路德维希·伯恩哈德·沃尔弗
(4月7日) 20

1842年

5.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2月10日) 21 22

-
6.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3月5日) 23—24
7.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3月20日) 24—28
8.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4月27日) 28—30
9.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7月9日) 30—33
10. 马克思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大约
8月中—9月下半月) 34—36
11. 马克思致尤斯图斯·威廉·爱德华·冯·沙培尔
(11月12日—17日之间) 36—40
12.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1月30日) 41—44

1843年

13.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月25日) 45—49
14. 马克思致威廉·圣保罗(2月) 50
15.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3月13日) 51—54
16.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3月) 54—55
17.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5月上半月) 56—63
18.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9月) 63—67
19.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0月3日) 67—70
20. 马克思致尤利乌斯·福禄培尔(11月21日) 70—72

1844年

21.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8月11日) 73—77

第二部分 恩格斯书信

1838年7月—1844年4月

1838年

1. 恩格斯致伊丽莎白(爱利莎)·恩格斯(7月26日) 81
2. 恩格斯致伊丽莎白(爱利莎)·恩格斯(8月11日) 82—83
3.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8月28—29日) 83—86
4.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和威廉·格雷培
(9月1日) 87—89
5.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9月11日) 90—92
6.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和威廉·格雷培
(9月17—18日) 93—102
7.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10月9—10日) 103—107
8.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11月13日) 107—109
9.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12月底) 109—110

1839年

10.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1月7日) 111—113
11.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月20日) 114—125
12.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2月19日) 125—130
13.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3月11日) 130—131
14.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3月12日) 131—133
15.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4月8—9日) 133—139
16.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4月10日) 140—142